

三人行

大兵和小兵

◎秋水

很荣幸,在我的教学生涯接近尾声时,遇上了两个年轻同事,凑巧的是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兵”字,于是就大兵、小兵地叫上了。

大兵是我前任搭档,他是典型的理科生,在数学方面堪称才子,但语文方面有点弱,当我面批学生作业,指出某个写错的成语时,他总是说,这个成语他也不知道。他也会翻看学生的作文本,然后夸赞写这么好,他写不出。

他嗜好围棋,在学校开了一个围棋社,几年下来,把一个白手起家的棋社搞得风生水起,学生的棋艺日趋精湛,在各级比赛中名声大振。大兵还是一个画家,他临摹梵高的向日葵很是逼真,也曾协助美术老师将学校的一道围墙美化得精彩纷呈。

那届学生中有一个喜憨儿,说实话我有一点讨厌,成绩拖后腿不说,很多活动跟大家不合拍,比如做操、歌咏比赛等,还时常把大小便解出,弄得教室臭气熏天。好多同学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大兵却不歧视,那次拍毕业照,同学们都站好了,摄影师也准备就绪,大兵扫视了一下队伍,发现那个喜憨儿不在,就去教室叫。我说算了,反正有他没他还不是不一样。大兵说,那怎么行,拍毕业照不能漏下他……他这么执着,让我惭愧万分。

同是理科生,小兵却很很有文艺范儿,总是诗意盎然。深秋季节,看着满地落叶,便触景生情地吟诵:“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下雪天,面对银装素裹的校园,他吟诵:“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打扫卫生,清理空的书籍时,念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小兵也挺幽默,赵本山的小品学得惟妙惟肖;班上一学生有一陋习,总爱啃指甲,他一本正经地问,你的指甲是红烧还是清蒸的,怎么啃得这样有味儿呀?这么一说,学生就不好意思再啃了。一天课间,学生来办公室背书,背得磕磕绊绊,他拿过书,用宁波方言夸张地念了一遍,把大家逗得肚子都笑疼了。前年,他儿子出生,给我们发了一条短信:小龙人降临在地平线。

小兵虽然不是班主任,但学生们都信服于他。课堂上他是一位严师,偶尔来点小幽默;课间,他跟学生一起打乒乓球、踢足球,凡是学生玩的他都玩,俨然一个大哥哥,学生们跟他亲密无间……

一段时间,班上玩枪之风颇盛,一学生走火入魔,上课偷玩被小兵“捉拿归案”。小兵将他带至办公室,沉默片刻,说:“打一枪给我看看。”学生抬头,有点疑惑,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小兵神情严肃,又重复了一遍:“打一枪给我看看。”男孩这才扣动扳机,“啪”的一声,一颗塑料子弹应声而出,蹦跳着射向某个角落。

“去,把刚才射出的子弹找回来。”小兵命令道。

孩子消除了紧张,开始找起子弹来。办公室虽不大,但要在写字台、饮水机之物隙找到一颗不起眼的子弹并不容易。男孩趴在地上时而钻进写字台,时而挪开纸箱,在各个角落苦苦寻觅。约摸过了七八分钟,他终于汗涔涔地把那颗子弹交到了老师手中。小兵接过子弹,平静地说:“有些东西,丢掉很容易,可是找回来却很难。譬如这颗子弹。”

没有义正辞严的训斥,没有冠冕堂皇的说教,富有哲理的一番话却让一个孩子的心灵之舟驶出迷谷,张帆起航。这就是教育的智慧。

几年下来,我与大兵和小兵成了忘年交,并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这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读史有感

帝师史浩

◎赵淑萍

“一门三丞相,四世两封王”,说的是史氏家族。“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说的也是史氏家族。这个东钱湖边的家族,掌握南宋的朝政达半个世纪之久。

三丞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前两位为父子,后两位为叔侄。综观历史,会发现,这三位丞相,后两位被称为权臣甚至奸臣。唯独史浩,众多赞誉。

“百善孝为先”,史浩幼时就敬长爱幼。他和弟弟坐牛车遇险,当人来救时,他大喊“先救弟弟”。家中贫寒,他借钱为母亲过生日。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节,据说是因为史浩。当初史浩在外做官,因为十五那天回家路上耽搁了,迟到一天,他母亲的生日也是十六,于是一并过了。而明州的百姓等着他,也过了十六。

东钱湖的小普陀,也跟史浩有关。史浩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常常去南海普陀山朝拜观音大士。但是,年老体弱,双目失明,跨洋过海十分不便。于是,史浩就让船载着母亲在东钱湖上巡游,说是在海上航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报站”,三日后登上霞屿岛。岛上,他让能工巧匠凿建了一个石窟:洞中雕凿石观音、护法神、飞龙等,又建立观音道场。刹时,香烟缭绕,木鱼声震天,母亲深信不疑。

其实,史浩并不是一个对功名利禄十分看重的人。他39岁中进士,在地方上安心做他的小官,且政绩不错。他的叔叔史才献媚秦桧,位居副相,他避而远之。后来,他结束地方官生涯入朝担任太学正,才有了觐见宋高宗的机会。高宗无子,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十分尴尬,文官百官都三缄其口。只有史浩出于忠诚,大胆提出。于是,高宗在亲族里挑选了两个孩子并让史浩做他们的老师。孝宗当时还是普安王,对史浩言听计从。

其实,史浩也没特别的心机,对两位王子一视同仁,从人子、人臣的规范处处训导他们,各人的反应不同而已。孝宗即位,很快,史浩就居于权利的核心。可是,在跟孝宗的相处中,史浩决不是没有原则的苟同。第一次做丞相,只做了五个月。史浩反战,孝宗却听从主战派张俊而孤注一掷,史浩愤然辞职。第二次,为了无辜的百姓被处罚,再次辞职。仅凭这两件事,史浩可说是铁骨铮铮。

可是,史浩也遭受非议。有人说他是“主和派”,说他其实跟秦桧、汤思退是同等的人。可就是这样的人,却不肯巴结秦桧,在孝宗即位后,第一个提出为岳飞平反,而且对主战的陆游颇为赏识。史浩不主战,但绝非“主和”,只是考虑到南宋实力不够,所以要内修政治,积攒实力。而且,史浩知才善用,从不因公徇私。他举荐那些政见不同的人。家中子弟只是享受荫补制所规定的权利,不曾得到特别的提擢。他的儿子史弥远的仕途,起初并不顺利,也是在父亲亡故后才有起色。

后两位丞相就不同了。那可都是职业的政治家,要政治阴谋,结党营私,专权独断。尽管,他们的才干不逊于史浩,却没有好的名声。

无欲则刚。历史是公正的,为官者最主要的还是心中装着民众。滔天权势只是显赫一时。一门三丞相,我们至今流传着的都是史浩的故事,史浩的口碑。

随想曲

聆听秋夜

◎毛汉民

叶圣陶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秋夜的虫声能引起守边将士的伤怀、旅人的感叹、思妇的低泣,但却是无上美的境界。他曾为所居之处听不到秋虫声而深深惋惜,我们现在虽然能偶尔听到窗外秋虫的鸣唱,但因为城市里人声车声各种声音的干扰,很少能真正感受那种美妙的韵味。

聆听秋虫需要一个寂静的环境,最好当然是在乡间。乡间的秋夜深邃宁静,山峦、田野、整个村庄都安然入梦,此时你若无眠,不妨悄悄起身,轻轻地打开门走出来。屋外夜凉如水,月华遍地,哪儿的桂树开花了,夜气中飘流着若有若无的桂子香。一片静寂里秋虫在屋角墙脚幽幽鸣唱,这声音清幽低缓,像露珠儿一般清凉,又像夜风一般闲散,不会惊动睡人的梦魂,只会柔柔地安抚人的心灵。它不是宏大的交响,甚至谈不上是一支抒情的小夜曲,倒更像是一位落寞歌者的天籁清唱。你若细听,它的音韵似乎总带有那么一点寂寥与凄清的意味,如果你羁旅天涯,心怀思念,那唧唧的声音难免会将这些思念放大,让你倍加思念起故土和亲人。

人道春听鸟语,夏听蝉鸣,秋听虫吟,冬听雪落。秋风凉夜,多少人听着那唧唧的虫吟声,情思绵绵:“蟋蟀鸣而知天下秋”,“西风吹蟋蟀,切切动哀音”,“梧桐飘落叶,秋虫情更痴”……白居易在秋虫声里忧愁:“切切暗窗下,嚶嚶深草里。秋天思妇心,雨夜愁人耳。”杜甫在促织声里不眠:“促织声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就连岳飞也在寒蛩声里为壮志难酬独自叹息:“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唧唧的秋虫声,“在《鬲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流沙河)……”这虫声不仅中国人听过,外国人也听过,《昆虫记》作者法布尔就非常喜欢这唧唧的声音:“八月的夜晚,在那无比安宁的氛围之中,我的确听不出还有什么昆虫的鸣唱能像意大利蟋蟀的鸣唱那样优美清亮。不知多少回,我躺在地上,背靠着迷迭香支成的屏风,在这文静的月亮女友的陪伴下,悉心倾听那情趣盎然的荒石园音乐会……”

秋夜虫声如此优美,让历代文人留下无数或哀婉或感慨或赞赏的名篇章华,不过在这么多的诗文里,我最喜欢的是况周颐《蕙风词话》里的一段文字:“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试想一个秋天的晚上,人散夜阑,你独自焚香静坐,听着石阶下窃窃私语般的虫吟,白天的烦劳烟消云散,一颗心慢慢沉静下来,及至清澈明净,心空如洗,不知今夕何夕斯世何世,这是何等美妙的神仙境界!

漫画
沈欣

总第 5722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